

冰心留美期间的文化体验与认知转变

Bing Xin's Cultural Experience and Perspective Shift while Studying Abroad in USA

尹玉珊

(华侨崇圣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泰国 北榄 10540)

摘要: 1923-1926年冰心在美国留学期间,对美国文化的体验由表及里逐步深入,情感上由隔膜转向亲近,深入体会到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这使其思想观念发生重大改变,对爱的认知实现了由家庭之爱到人类之爱的转变,从而将作者创作中的核心观念“爱的哲学”推向了高潮。

关键词: 冰心; 美国文化; 认知转变; 爱的哲学

Abstract: While studying abroad in the U.S.A from 1923 to 1926, Bing Xin experienced American cultures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especially the cross-racial and cross-cultural love that Americans gave her, which resulted in not only the change of her feelings towards them from strangeness to friendliness, but also the shift of her perspective on love from family love to human love, and thu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key idea in her writings, “the philosophy of love”.

Keywords: Bing Xin; American culture; perspective shift; philosophy of love

1923年,冰心^①前往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1926年毕业回国。这段经历对她一生的思想创作,特别是其核心观念“爱的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茅盾所言,她出国之前的作品对爱的哲学的解释极为薄弱,留美期间的作品“就找到更深的基础……这便是第一次,也就是第末次,冰心女士对于‘爱的哲学’的充量的解释”。^[1]范伯群、曾华鹏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冰心脱离这种内心矛盾的境界,最终完成她的‘爱的哲学’,达到了‘爱’的泛滥的程度,是在1923年去国留美时期。”^[2]

一、感受美国异质文化

初到美国,冰心切身感受到中美两国在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对美国人、美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非我族类”、“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陌生、隔膜之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她日常接触的美国人虽然较为友善,但是他们的性格、气质却使她产生强烈的“非我族类”的感觉。冰心对美国女同学第一印象是她们服饰艳丽、交情浮泛,与她熟悉的中国女学生不同。“美国的女孩子,真爱打扮,尤其是夜间。第一遍钟响,就忙着穿衣敷粉,纷纷晚妆。夜夜晚餐桌上,个个花枝招展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

^①冰心(1900—1999),女,原名谢婉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西方之人兮。’”^{[3]91}“美国女生的打扮，确比中国的美丽。衣服颜色异常的鲜艳，在我这是很新颖的。她们的性情也活泼好交，不过交情更浮泛一些，这些天然是‘西方的’！”^{[3]239}冰心自幼不喜欢鲜艳夺目的服饰，偏向素净、简朴的审美风格。1919年发表的《“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提出了提高女学生个人修养的十条建议，第一条便是要去除“惹人注目”的衣饰和“飞扬妖冶的态度”，“因为社会要凭着服饰断定我们的人格，因此我们对于交际上的服饰，不能不有节制。就是衣裙的要用‘稳重的’、‘雅素的’，样式要用‘平常的’、‘简单的’。”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她对美国女同学的服饰打扮虽然感到“很新颖”，但是并不认同。对于美国人的性格，“她们的性情也活泼好交，不过交情更浮泛一些”流露了疏离、不满的态度，一句“这些天然是‘西方的’”将自己与美国同学划清了界限，显示出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对美国文化的反感。1934年发表的小说《相片》以冰心留美经历为蓝本，通过中美文化性格的比较，形象表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美国文化的批评。文中美国人“举止是那样的佻达，谈吐是那样的无忌”，彼得虽然已经二十二岁了，但还是个“红发跳荡的孩子”，充满了“坐不住的神气”，“进门来就没有一刻安静”。相形之下，与彼得同龄的中国姑娘淑贞则显现出迥异的精神气质，“她总是羞愁的微笑着，轻微的问着，悄蹑的行动着……这样的人格，在跳荡喧哗的西方女儿里是找不到的。她是幽静，不是淡漠，是安详，不是孤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审视与评价都是主人公施女士所做出的。施女士虽然是美国人，也是彼得的亲姑姑，但是她在美国生活多年，极其厌恶彼得所代表的美国人性格，相反倾向于淑贞所代表的中国人“幽娴贞静”的性格，她甚至将中国视为自己真正的精神故乡，对于她的家乡——美国则“多接触一回便多一回的厌恶”^[4]。这一特殊的情节安排体现了冰心在自身经历基础上对美国人、对美国文化的排斥。

其次，除了对美国人倍感隔膜之外，冰心对美国的自然环境也颇感不适。在她笔下，美国风景虽然优美，却缺乏古老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而这恰恰是自然风景的灵魂所在。《寄小读者》通讯十六连用中国古代诗词二十多次，表现了中美自然风景的差异，以及这一差异背后两国历史文化的对比：

美国人家，除城市外，往往依山傍水，小巧精致，窗外篱旁，杂种着花草，真合“是处人家，绿深门户”词意。只是没有围墙，空阔有余，深邃不足。路上行人，隔窗可望见翠袖红妆，可听见琴声笑语。词中之“斜阳却照深深院”，“庭院深深深几许”，“不卷珠帘，人在深深处”，“墙内秋千墙外道”，“银汉是红墙，一带遥相隔”等句，在此都用不着了！

田野间林深树密，道路也依着山地的高下，曲折蜿蜒的修来，天趣盎然。想春来野花遍地之时，必是更幽美的。只是逾山越岭的游行，再也看不见一带城墙僧寺。“曲径通幽处，禅房草木深”，“花宫仙梵远微微，月隐高城钟漏稀”，“一片孤城万仞山”，“饮将闷酒城头睡”，“长烟落日孤城闭”，“帘卷疏星庭户悄，隐隐严城钟鼓”等句，在此又都用不着了！

总之，在此处处是“新大陆”的意味，遍地看出鸿蒙初辟的痕迹。国内一片苍古庄

严，虽然有的只是颓废剥落的城垣宫殿，却都令人起一种“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可爱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国呵！

美国的自然风景虽然美丽，但是由于缺乏历史文化积淀，无法唤起冰心的熟悉感与认同感，相反使她产生隔膜、排斥的感觉。当她参观华盛顿国会大厦时，才第一次感受到美国“天国似的静默”一面，“我寻到了华京与北京相同之点了”，“在我倏忽的惊叹了国会的白楼之前，两年半美国之寄居，我不曾觉出她是一个庄严的国度！”^{[3]367} 只有在美国风景与中国风景相似的意义上，她才对美国产生些许亲近之感，其他时候她感受到的主要是一种“异质感”、“在客感”，她频频感叹“美国不是我的国，沙穰不是我的家”^[5]，“此间纵是地上的乐园，我却仍是‘在客’”^{[3]246}。《相片》也借施女士的视角表达了对美国社会环境的不满：“她的故乡——新英格兰——在她心里，只是一堆机械的叠影，地道，摩天阁，鸽子笼似的屋子，在电车里对着镜子抹鼻子的女子，使她多接触一回便多一回的厌恶”，相反“施女士心中只温存着一个日出之地的故乡，在那里有一座古城，古城里一条偏僻的胡同，胡同里一所小房子。门外是苍老雄大的城墙，门口几棵很大的柳树，门内是小院子，几株丁香，一架蔷薇，蔷薇架后是廊子，廊子后面是几间小屋子，里面有墙炉，有书架，有古玩，有字画……”“这一切都生动，都温甜，都充满着‘家’的气息”^[4]。施女士虽然是美国人，却视中国为故乡、视美国为异乡，这一情节充分显示了冰心对美国文化的反感。

最后，留美期间冰心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空前强化，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她对美国文化的排斥和不适应。郭少棠在《旅行：跨文化想象》一书中分析了跨文化旅行中的文化失落与文化固守现象。当旅行者从本土出发向另一地转移的时候，不仅是从已知地域向未知地域的地理转移，同时也是从一个熟悉的文化环境向另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环境的文化转移。这一转移常常会引起旅行者脱离本土的感觉，“就像一株植物被从正在生长着的土壤里拔出来一样”，使他们对新的文化环境产生强烈的不适应，形成文化失落的感受。文化失落常常不是导致对异文化的迅速适应，而是导致对自身原有文化的顽强固守。这种文化固守心态最鲜明的外在表现，就是对异文化的非难和贬斥。^[6]冰心留美期间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失落、文化固守的倾向。她曾引用华兹华斯的诗《我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直到了海外/在不相认的人中间旅行；/英格兰！我才知道我付与你的是何等样的爱”，说明自己民族情感的强化很大程度上源于留美期间“在不相识的人中间旅行”的经历。^{[3]89} 在《介绍一本书——〈北京的尘沙〉》中更明确宣告在美国“我走出去，在道上，在茶会中，在宴筵里，我脸上刺着中国，背上负着中国，中国的事就是我自己，当着无族异族人的面，我，便是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的中国！”这种民族认同感的空前强化，恰恰说明了她并没有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值得一提的是，冰心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对于主修英国文学的她来说，选取一位中国古代作家及一种古代文学体裁作为论文研究对象，是极不寻常的。论文以李清照的词为中心，大量译介中国传统器物、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等，体现了她借论文写作抒发自我心态、对美国人宣扬中国文化的诉求，这正是她文化失落、文化固守心态的形象反映。

二、体验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

虽然冰心对“非我族类”的美国人倍感隔膜、排斥，但是在乡愁和疾病的人生低潮中，美国人给予了无私的同情、关爱，这种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对她的思想情感产生了巨大冲击。

“她是翩翩的乳燕，/横海飘游，/月明风紧，/不敢停留——/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总带着乡愁！”^{[7]183} 赴美留学是冰心第一次离开家庭庇佑，踏上海外漂泊的旅程，因此她的乡愁格外强烈。《寄小读者》、《往事（二）》等详细记述了她思念家乡、孤独抑郁的感受。就连威尔斯利女子大学里的 Waban 湖，也被她创造性地翻译为“慰冰湖”，因为“我亲爱的人都不在这里，便只有她——海的女儿，能慰安我了。Lake Waban，谐音会意，我便唤她做‘慰冰’。”^{[3]87} 这种强烈的情感需求在她生病之后达到了高潮。刚刚开学两个多月，冰心便因肺部血管旧病复发，被迫中断学业住院治疗。半个多月后又转往沙穰疗养院，在那里一住就是将近八个月的时间，直到次年七月才结束疗养回校学习。长期缠绵病榻、徘徊于生死边缘，对病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折磨，对冰心而言这一体验变得尤其痛苦、煎熬，她“心酸肠断”，“几乎神经错乱”，“深深的觉出了宇宙间的凄楚与孤立”^{[3]116}，“她如结的心，不知交给谁慰安好”^{[3]128}。在乡愁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下，她对于爱的渴求空前强烈。《寄小读者》通讯十五正是她内心的真实写照：“一朵鲜花，一张画片，一句温和的慰语，一回殷勤的访问，甚至于一瞥哀怜的眼光，在我们是不觉得用了多少心，而在单调的枯苦生活，度日如年的病者，已是受了如天之赐。访问已过，花朵已残，在我们久已忘却之后，他们在幽闲的病榻上，还有无限的感谢，回忆与低徊！”

正是在倍受疾病与乡愁摧残、强烈渴求关爱的背景下，美国朋友不期而至的关怀深深打动了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九记录了她患病之初的三次落泪，其中两次都和美国朋友的关怀有关。第一次是她刚从昏睡中醒来，不期然看到了同住一座宿舍楼的同学送来的各种鲜花，她深深地被这份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所感动，不禁流下了感动的热泪。她躺在病床上，听着此起彼伏的慰问电话声和医护人员的答复声，不禁沉溺在温情的氛围中，甚至淡忘了自己身处异国的处境，联想起此前家中的类似场景：“猛忆起今夏病的时候，电话也一样的响，冰仲弟说：‘姊姊么——好多了，谢谢！’觉得我真多事，到处叫人家替我忙碌”。所以当能够写信的时候，第一封信是向父母报平安，第二封信便是给同住一座宿舍楼的九十六个“西方之人兮”的女孩子。除了感谢她们，冰心还在信中强调自己在医院生活舒适、心情愉快，“如不是因为想你们，我真不想回去了！”除了同学们的关爱之外，美国师长的慰问更给予她母亲般的温暖，她为此第二次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B 夫人早晨从波士顿赶来，只有她闯入这清严的禁地里。医生只许她说，不许我说。她双眼含泪，苍白无主的面颜对着我，说：“本来我们有一个最快乐的感恩节……然而不要紧的，等你好了，我们另有一个……”

我握着她的手，沉静的不说一句话。等她放好了花，频频回顾的出去之后，望着那“母爱”的后影，我潸然泪下——这是第二次。

B 夫人是冰心在燕京大学的英文教师鲍贵思的母亲。留学期间鲍夫妇对她一直多有照

拂。得知冰心生病的消息后，鲍夫人专程从波士顿赶来探望。冰心病愈以后，还专门接她到自己在海岛的别墅度假休养，《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四便记录了这段难忘的海岛生活。晚年回忆起留美生活时，冰心特别强调鲍夫妇“待我和他们自己的儿女一样，慈爱而体贴”，“在美国时期，鲍家就成了我的家，逢年过节，以及寒暑假，他们都来接我回‘家’”^[8]。“母爱”、“家”……这些对冰心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字眼，此前很少和美国人联系起来，但是生病之后却频频闪现于笔端，生动显示了爱对于种族文化差异的超越。

除了同学和长辈的关爱之外，冰心在沙穰疗养院疗养期间，还收获了异国病友们的真挚友谊。女孩们来自各个国家，彼此文化习俗和生活经历迥异，但是在共同的疾病考验面前，却能超越种族文化的差异，给予彼此无私的关爱。《寄小读者》通讯十五介绍了几个病友，希望读者“加以怜念”，介绍时有意淡化了病友们种族、国籍的差别，而强调了彼此经历、情感的共同性，如“被一切人所爱，她也爱一切人”的R、“可怜的带病而又心灵负着重伤”的D、“急切的想望人家的爱念和同情，却又能隐忍不露，常常在寂寞中竭力的使自己活泼欢悦”的E等等。冰心对她们充满了同病相怜的情绪：“生中何必有爱，爱正是为这些人而有！这些痛苦的心灵，需要无限的同情与怜爱”。当她病愈离开疗养院时，特别强调这里给予她“从前未有的经验”便是“爱与同情”：“‘同病相怜’这一句话何等真切？院中女伴的互相怜惜，互相爱护的光景，都使人有无限之赞叹！一个女孩子体温之增高，或其它病情上之变化，都能使全院女伴起了吁嗟。病榻旁默默的握手，慰言已尽，而哀怜的眼里，盈盈的含着同情悲悯的泪光！来从四海，有何亲眷？只一缕病中爱人爱己，知人知己之哀情，将这些异国异族的女孩儿亲密的联在一起。谁道爱和同情，在生命中是可轻藐的呢？”^{[3]243}

在美国朋友们的关怀、抚慰之下，冰心逐渐从疾病和乡愁中解脱出来，心态也由初病时的怨怼、悲伤变得从容、感恩：“十二月十三之晨，我心酸肠断，以为从此要尝些人生失望与悲哀的滋味，谁知却有这种柳暗花明的美景。但凡有知，能不感谢”^{[3]115}，“这样的病，这样的人生，小朋友，请为我感谢。我的生命中是只有祝福，没有咒诅！”^{[3]137}通过对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的体验，冰心对美国人的态度也由疏离、隔膜变得逐渐亲密起来。她晚年回忆起美国生活时，将之概括为“只是熟悉了几个美国家庭，结交了几个同学和病友，游历了几个地方，如此而已”^[9]，足见与美国朋友的交谊对她的重要意义。“我在美三年，印象极深也极好，因为我遇见的都是教育界和宗教界的人，所处的又是在她们家做客的环境中，我看到的是健康的一面，尤其是W院，那湖光，使我永不忘记，而且常常入梦”，“广阔美丽的美国国土和热情友好的美国人民，把我年轻的心包围起来”^[10]。冰心离开美国之后，还与美国朋友保持书信联系，彼此结婚时还互赠礼物。两个女儿吴冰、吴青的英文名Stetia、Lida取自美国老师、同学的名字，吴冰、吴青访美期间，冰心的美国同学们虽然年已耄耋，还亲自去看望她们，邀请她们到家中做客，足见冰心与美国朋友的交谊之深、之久。

三、爱的哲学的深化

通过体验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冰心对美国人、美国文化逐渐由隔膜转向亲近，她

通过体验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冰心对美国人、美国文化逐渐由隔膜转向亲近，她对爱的认知和理解也发生了转变，实现了从家庭之爱到向人类之爱的转变，达到了个人爱的哲学的高潮。

出国之前冰心频频在作品中宣扬人类之爱、世界之爱，但是它主要停留在抽象的、概念的层次，而非切身的日常生活体验。在日常生活中，她感受到的主要是家庭之爱，特别是母爱。冰心来自一个幸福、和谐的上层军官家庭，她在贝满女中和燕京大学读书期间也一直是走读生，对社会人生的了解极为有限，茅盾曾经尖锐地指出“她是‘唯心’地处处以‘自我’为起点去解释社会人生，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美满，推想到人生之所以有丑恶全是为的不知道互相爱；她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能够互相爱。她这种‘天真’，这种‘好心肠’，何尝不美，何尝不值得称赞，然而用以解释社会人生却一无是处！”^[1]陈西滢也批评冰心的创作“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离实际太远了”^[11]。这些批评形象地指出了冰心出国之前思想创作的局限性——在看似广阔的人类之爱的外表下掩藏着狭隘的家庭之爱的实质。

赴美留学特别是生病前后的经历扩展了冰心的人生阅历，也使她的思想情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转变，“虽说不出不同处在哪里，而病前病后却是迥若两人”^{[3]362}，“别离碎我为微尘，和爱发愁，病又把我团捏起来，还敷上一层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细端详，放心走去之后，我已另是一个人！”^{[7]211}这一转变集中表现为对爱的理解超越了狭窄的家庭范围，转向超越血统、种族、文化差异的人类之爱。当她病愈离开疗养院时，将整个疗养经历形象地总结为“爱与同情”：

我要以最庄肃的态度来叙述此段。同情和爱，在疾病忧苦之中，原来是这般的重大而慰藉！我从来以为同情是应得的，爱是必得的，便有一种轻藐与忽视。然而此应得与必得，只限于家人骨肉之间。因为家人骨肉之爱，是无条件的，换一句话说，是以血统为条件的。至于朋友同学之间，同情是难得的，爱是不可必得的，幸而得到，那是施者自己人格之伟大！此次久病客居，我的友人的馈送慰问，风雪中殷勤的来访，显然的看出不是敷衍，不是勉强。至于泛泛一面的老夫人们，手抱着花束，和我谈到病情，谈到离家万里，我还无言，她已坠泪。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我一病何足惜？病中看到人所施于我，病后我知何以施于人。一病换得了“施于人”之道，我一病真何足惜！^{[3]242-}

243

“我从来以为同情是应得的，爱是必得的……然而此应得与必得，只限于家人骨肉之间。因为家人骨肉之爱，是无条件的，换一句话说，是以血统为条件的。”这种以血统为基础的家庭之爱是冰心出国之前整个爱的哲学的核心，“在冰心的整个爱的体系中，母爱是一切爱力的原点和发动机。自然爱和童年爱不过是母爱的生发，它们从母爱出发，又以母爱为归宿，这就是冰心爱的哲学体系的内部构造。”^[12]这种观念随着生病前后的经历发生了转变，异国朋友的“馈送慰问”、“殷勤的来访”、“坠泪”等都使她切身体验到爱对于血统、种族、文化差异的超越，她的人类之爱、世界之爱终于从观念走向实践，融入到个人生命血肉之中。她不但意识到“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

还进一步萌生了向他人施予爱、回报爱的念头，“我一病何足惜？病中看到人所施于我，病后我知何以施于人。一病换得了‘施于人’之道，我一病真何足惜！”

冰心留美前后的作品特别是从《超人》、《烦闷》到《悟》的变化也充分表现了爱的哲学的深化。这三部作品情节相似，都表现了一个情感冷漠的“超人”通过爱的体验、成为爱的信徒的故事，形象阐释了爱的哲学。其中《超人》和《烦闷》创作于留美之前，《悟》则写于1924年1月，正值冰心生病疗养期间。从《超人》、《烦闷》到《悟》，生动显示了爱的哲学从家庭之爱到人类之爱的发展。首先，《超人》和《烦闷》中“超人”所体验的爱，都局限于家庭之爱，特别是母爱；和它们不同，《悟》增加了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同学之爱、朋友之爱等内容，这些“东西半球朋友的爱”让主人公对爱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固然的，天性之爱，我所身受的，加倍丰富浓厚；而放眼尘世，与我相似的，又岂乏其人？在院的末三日，我凭窗下望，看见许多的父母，姑娘，伯叔，兄弟，姊妹，朋友，来探视他们病中的关切的人。那些病势较重的人的亲属，茫然的趑趄进出。虽然忧喜不一，而死生一发之间，人类不能作丝毫之虚假，爱感于心，如响斯应。我看那焦惶无主的面庞，泪随声堕的样子，更使我遽然惊悟，遍地球上下千万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钟悟兄！谁道世界是不爱的！^[13]

“遍地球上下千万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道世界是不爱的”与“这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世界之所以成世界呵”如出一辙，都显示了对人类之爱、世界之爱的内在认同。其次，与《超人》和《烦闷》不同，《悟》第一次出现了“超人”主动向别人施予爱的情节，这正是冰心“一病换得了‘施于人’之道”、爱的哲学深化的具体表现。《悟》借助朋友的视角，揭示了“超人”冰冷外表之下对朋友深沉的爱：“我知道你的人生哲学是枯冷的，又与我只是三日的新交！你便不来，也不为负我。然而你又何必‘当下即从镇上赶来’？何必‘出院时一路嗟叹’？何必‘秋风中辛苦奔走’？……你来时不自知，叹时不自觉。可怜的朋友，我替你说了罢，你纵矫情，却不能泯灭了造物主付与你的对于朋友的爱。”成仿吾曾批评《超人》“作者似乎并没有把爱的真谛看出。真的纯洁的爱，在授而不在于受，在与(to give)而不在取(to take)。爱好比黄昏时分的飞鸟，是要寻出可以栖息的一枝的，不得其所，是不能安息的。然而何彬是何等的无气力，何等的冰冷！”^[14]这一思想内涵的局限性，在冰心留美之后的作品中已经很少出现了。除了《悟》之外，《忆淑敏》、《六一姊》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回报爱、施予爱的情节，体现了作者对爱的认知和理解的深化。在此基础上，她发誓今后要“在众生的生命上，撒下爱和同情的种子”，“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3]243}，显示了个人思想境界的升华。

经历了感受美国异质文化——体验超越种族文化差异的爱——爱的哲学的深化等一系列变化之后，冰心作品的真情实感大大增加了，实现了从文字生硬主导到情绪自然流露的转变，将个人的思想创作推向了高潮，诚如她所言，“去国以前，文字多于情绪。去国以

后,情绪多于文字”^[3]^[68],“假如文学的创作,是由于不可遏抑的灵感,则我的作品之中,只有这一本(《寄小读者》)是最自由、最不思索的了”^[15]。

参考文献

- [1]茅盾.冰心论[J].文学,1934(2)
- [2]范伯群,曾华鹏.论冰心的创作[J].文学评论,1964(1)
- [3]冰心.寄小读者.冰心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2)
- [4]冰心.相片.冰心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3):53
- [5]冰心.山中杂记.冰心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2):214
- [6]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9-147
- [7]冰心.往事(二).冰心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2)
- [8]冰心.在美留学的三年.冰心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8):212
- [9]冰心.我读《神州学人》.冰心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8):192
- [10]冰心.关于W校与美国朋友——致吴冰信[J].爱心,2005(24)
- [11]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西滢闲话[M].上海:新月书店,1929:345-346
- [12]方锡德.冰心与泰戈尔.文学变革与文学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7
- [13]冰心.悟.冰心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2):153
- [14]成仿吾.评冰心女士的《超人》[J].创造季刊,1923(4)
- [15]冰心.《寄小读者》四版自序.冰心全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2):378

作者简介

尹玉珊(1978—),女,汉族,山东济南人,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教学。

通讯地址:华侨崇圣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邮编:10540

电话号码:0971918665,

电子邮箱:yyssmm2005@gmail.com